

今年是新民晚报九十周年报庆,在整理报史资料过程中,笔者发现,今年也正好是四位新民老报人的百年诞辰,束纫秋、张之江、吴崇文、陈榕甫,个个是响当当的名字。

曾有一位女作家说:新民晚报漂亮老头们是一道风景。不管是不是属于“外貌协会”的,凡是见过这些“老头”的,必定赞同这句话。

满头纯银发是老束

醉里谈诗(十五)



大抵文字都写的是时空问题,诗更是这样。诗总是想确认时空交会的那个点,又总是表达和感叹着寻找那个点所产生的无奈或欣喜。

李白的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: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第一句中的“西辞”和第二句中的“烟花三月”、“下”,写的就是时间,而“黄鹤楼”和“扬州”,就是空间。后两句呢?是感觉非常美的空间,“尽”和“流”,又是有关时间的感叹。李商隐的《瑶池》:“瑶池阿母绮窗开,黄竹歌声动地哀。八骏日行三万里,穆王何事不重来。”写的是有关时间的无奈,人和神怎么比?即使再伟大的王,在神的跟前也就是顷刻之间就会消失的生命。即使有日行三万里的骏马,这辈子再也走不到神的跟前。刘禹锡的一首《金陵》: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第一、二句是写时间静止中的空间,后两句则写时间流动中的空间。时空交会的点,那么让人欣喜,又那么教人无奈。王昌龄的一首《出塞》:“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第一句就是时空绝美的交汇。正是它的绝美,后三句都轻易和有力地把空间打住在时间里。以上几首,都是绝句。有说绝句最方便入手,就是前两句,一句空间,一句时间,第三句转一下,最后一句出一个彩。譬如相传是杜牧写的《清明》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这里就论有关时空的前两句。这首诗前两句真的一句是时间、一句是空间。

再看律诗。崔颢的《黄鹤楼》: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这是一首把李白写得没脾气的好诗。好在哪里?其实也就在于所写的时空。前四句写就那么飞动和不可驯服的时间,后四句又写就那么平静和令人窒息的空间。诗可以那么出人意料地交会时空,应该是诗人的力量,也是诗本身的力量。李白的《夜泊牛渚怀古》:“牛渚西江夜,青天无片云。登舟望秋月,空忆谢将军。余亦能高咏,斯人不可闻。明朝挂帆席,枫叶落纷纷。”也是精彩绝伦。他把眼前的空间写得寸寸平静,又把内心的时间写得寸寸飞动。这种才情,除了李白,还能有几人?

最后要说到杜甫的《登高》:“风急天高猿啸哀,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,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”这首先是公认的唐人七律压卷之作。它里面写时空写到极致了,字字句句都是时空的交会。这些交会,阔大精微,甚至斑驳陆离。这些交会,又是诗人内心难分难解、须臾不去的。而这,只能说是诗的本相了。

我不叫国庆,但我有个同学叫国庆。小时候,我和他家搭山住,也就是两家公用一道墙,门挨门。我和他是同一年出生的人,只不过我比他月份大。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,一起去庄上的学校报名。一位姓李的老师歪头问我俩,我率先回答我的名字,李老师把我的名字记在一个本子上,然后又问他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当时他还没有名字,由于他在家排行最小,他爸爸妈妈按我们那儿的习俗,都喊他“小巴”,他的哥哥姐姐也喊他“小巴”,我们要是跟他打招呼了,也是一口一个“小巴”。他一下子被问住了,憋红了脸就是不说一句话,我在旁边急了,替他说:“小巴。”李老师笑了,说:“到现在我都接待五个小巴了,一个班级五六个小巴,我可抱不过来啊!”说得我和他笑了,连周围的老师也笑了。李老师摸着他的小脑袋,说:“你不是十月一日那天出生的吗?我给你起

优雅,对年轻人很少说重话。之江先生浓眉大眼,说话慢慢的、糯糯的,确有江南雅客之风。榕甫先生编辑副刊近三十年,看似一位常年埋头故纸堆的寡言清瘦老人,抗战时却是《中国的空军》月刊记者,两次随空军战

机深入日军占领区,采写执行轰炸任务的报道。当年的这份英武果敢,甚了了得,堪称漂亮!不单是人漂亮,他们手里的“活”更漂亮。

吴崇文先生上世纪40年代以笔名文宗山纵横文坛,1952年进新民晚报后,一直担任文化版和体育版编辑。同事回忆,吴先生拼版不画版样,直接站在台边口述指令,拼版师傅听令排铅字,旁人称绝。上世纪80年代,全国除专业性的中国体育报外,综合性报纸中唯独新民晚报专设体育版,把体育报道做得生龙活虎,广受赞誉。

之江先生的戏曲报道和艺术评论独具特色,业内评价“是戏曲的教材,艺术家的辞典”。由于深入钻研,可以说,他对京剧剧目无所不知,对来沪演出的京剧名家无所不访,单是《盖叫天和他的盖派艺术》一文就写3万多字。新民晚报复刊后开设“昨夜好戏”专栏,年过花甲的他常常是晚上看戏、写稿,次日早上送稿到报社,乐此不疲。之江先生给“昨夜好戏”写稿从不以专家自居,而是从名角的家世、师从、功力到演出的实绩,用轻松的文艺欣赏笔法平实地叙述,不动声色地述说道门道,引导外行渐入审美的佳境。

人们常说:相由心生。新民晚报的“老头”们之所以漂亮,同他们为人处世的风格恐怕不无关系。复刊后,报社里平时常常“没大没小”。老束自认为最骄傲的事是,当了37年总编辑,没人叫他“束总”。在九江路临时社址期间,他同社长赵超构、



议苗国庆改名字,也就是将他的名字改在“昌”字辈上。原来我们那儿不管大户人家还是小户人家,大人给孩子起名字都是按班辈来起的,十几辈下来了一点儿不乱,比如田字辈的,一律都是某某田,不能乱起乱叫,更不能像今天起个重叠的名字。苗国庆那一辈的名字在“昌”字辈上,按理他的名字应该叫“苗某昌”,他的平辈人都在“昌”字辈上起的名字,唯独他例外。改名字苗国庆会不会同意呢?苗国庆一百个不同意。苗国庆说:“每年国庆前夕,学校都要举行少先队入队仪式,或者入团仪式,因为我的名字叫国庆,老师都让我领着他们朗读入队誓言和入团誓言。”真的,当我们看到苗国庆领着我们宣读入队誓言,或者入团誓言的时候,心里特羡慕。

四年前,在京评全国优秀电视体育节目,席间听到“硬菜”,一问是指大肉大鱼这类荤菜。喜庆的节日里,正是硬菜大放异彩时。

大肉是两只脚家禽四只脚牲畜。两只脚里,上海人爱白斩鸡,不仅家做外吃,还入日常语。说某人“白斩鸡”,并不是有口福,而是竹篮打水,白斩无获。葱油白斩鸡是母亲拿手菜。鸡选活杀,浸沸水煮,熟后捞起,再没冷开水里。过若干时捞出,切块装盘,淋上葱油。鸡在冰火两重天里一冷一热,肉肉一胀一缩,无比鲜嫩。老外做鸡,美国人喜油炸。在洛杉矶吃过半只的,味道胜过切块。在法国阿尔勒吃红烧童子鸡,半只体量比炸鸡小,鲜嫩且汁黏稠。对面一扎马尾法国男人,吃完鸡肉,面包擦汁,连盘内堆鸡骨处,也移骨擦了。

到布拉格,妻子同学请吃鸭,说当地人封上海人叫“白乌龟”的鹅为家禽头牌;其后为鸭、牛、羊、猪、鸡。想起匈牙利电影《牧鹅少年马季》,看来鹅做老大久矣。法国人推的是血鸭,在科涅克吃过,说这是林青霞和邓丽君最爱,她们吃的地方高档,在巴黎的银塔。

四只脚里,牛是我的菜。问我想回哪朝?那就是宋。《水浒》里的好汉,下酒都是牛肉两三斤。在过去票证年代,回族才有牛肉票,邻居常送母亲。现家里冰箱硬菜储备,除童子鸡就是牛腱。牛肉我红烧,伴土豆、胡萝卜和洋葱。

在捷克CK小镇,炖牛肉是圆面包挖洞,绛红色肉汤漫至洞口,五根白洋葱段漂浮。牛肉炖得烂,又

副总编辑张林岚“蜗居”一室,中午,束张两人常到文化组聊天,让老社长午休。老束每每往藤椅里一靠,听记者编辑说文艺界的近况;大家围在一起,“听老束吹路子”。1988年5月电视台组织全市京剧票友比赛,老束鼓励记者翁思再:“你今天回去找找胡琴吊嗓子,报名参赛为晚报争光。”他提议,参赛剧目一定要拿经典的老戏。翁思再过关斩将,最终以一段西皮《珠帘寨》获得全市第二名。

“文革”中,新民晚报停刊,崇文先生转到一家出版社,在那儿做到退休。报纸复刊,他应命“回归”,又在“老家”干了将近11年,每月只领取30多元报酬,却丝毫不以为意,从不计较。之江先生1946年6月就进了报社,堪称元老,却一辈子跑新闻,甘愿写

端的是好汁水。阿布扎比的牛肉炖豆腐,如此搭配出鲜美。最合口味的是巴黎的鞑靼牛肉:生牛肉斩碎,呈直径10厘米薄饼状;可配生蛋黄,还可拌洋葱末、白醋和胡椒粉。我一样不加,原味纯鲜口感好。听“老克勒”讲:上世纪40年代,南京西路的喜来饭店也有这道特色菜。

硬菜有吃生,那是西班牙哈蒙,即火腿。取上等猪后腿腌制,再烘焙。色彩跳,近紫绀红,切得薄,片片

节日里的硬菜

袁念琪

近乎透明。整片吃,也可撕条吃。我1999年去时,说安达卢西亚“哈布高”牌,每公斤100美元。今年在米兰吃的,可与当年马略卡的媲美。我们的火腿不生吃,只当配角。烧汤蒸鱼,均切片佐味。若主打,就是吃“外国火腿”,被踢一脚。

四只脚主力是猪罗。保留节目炸猪排,只有上海人家里,才番番茄沙司和辣酱油。过去买不到面包,就碾碎苏打饼干代替。炸猪排也是捷克名菜,到布拉格首餐即点。猪排倒大得像门板,几乎盖没盛盘,味道一般。翌日到卡罗维发利小镇的帅克饭店,炸猪排OK。惊喜在之后慕尼黑黑宝莱纳,猪排涂芥末,再裹面粉,吃挤柠檬酒汁。配酸味土豆泥、黄瓜、白菜沙拉,搭档完美。

节日硬菜,上海人少不了蹄膀汤,点缀绿莹莹鸡毛菜。我是红烧,淋上玫瑰乳腐露,上桌用刀切割,像

吃德国肘子。在慕尼黑,点个三分之一的肘子也吃不了。皮炸得咬嚼吃力,刀叉难入,掀皮见白花脂肪。到海德堡,进了一家名店再尝满意,它腌后煮,再炸。皮能咬嚼,下无脂肪。炸酥处硬脆,骨头边好肉,刀拨即落,蘸料是我爱的芥末酱。到施派尔继续吃肘子,与前两个相比有不同。说取猪膝盖,上海人讲呢“脚馒头”。未腌,表皮没前两个光滑,皱而有褶,但刀能切、牙可嚼,略带脆。吃前用通体浇淋,肉精健,嫩而有味。肘子配酸菜,如老上海喜来饭店招牌菜德国猪脚,也配酸菜。

过去,黄鱼在国庆或元旦春节配给。外公烧糖醋黄鱼多于做大汤黄鱼。糖醋黄鱼靠油锅炸,还靠浇头,有肉丝、笋丝、胡萝卜丝和豌豆,勾芡而成。老外做鱼不复杂,米兰的茄汁士斑鱼不错;吃时我要辣酱,有志气的老板请试意大利特产酱料,说比普通辣椒酱好。

法国烤鱼是滋润有造型,平躺于黄的土豆和绿的细长刀豆上,配蘸酱。德国做法属白汤,一条横卧,配菜只有一瓣黄柠檬、几根胡萝卜丝、一撮绿芝麻草。

硬菜也有软肋。做客马爹利香特露庄园,上牛排土豆,那两带皮小土豆产诺曼底沙地,5到6欧半公斤。后上一盘3粒大扇贝,一问是10欧3公斤。蔬菜比海鲜贵。

要说节日里的硬菜哪家略胜一筹,我们中国人的胃,还是最适合用来装中国的美食!

沁园春·临港新城春潮

张冠城

大道通天,长虹卧海,连珠多娇。共洋山诸岛,连珠合璧;狮城星岛,泛舟扬桡。踏浪沧溟,凌波玉宇,飞架东南第一桥。滩涂地、建良湾深港,振翼扶摇。

当年芦荻萧萧。伴寂寞沙鸥潮打潮。忆云帆点点,危樯泊夜;渔家户户,石岸闻涛。果子林中,桃花源里,不识春秋与暮朝。今迁变、喜鲲鹏正举,腾达重霄。

注:浦东新区临港新城由原南汇县果园乡和芦潮港镇行政区划构成,今成东方大港和重装备集聚区。

观览白洋淀

张伟菁

万顷金光淀泊东,九河之水汇流中。良田碧海交蓝绿,胜日荷塘映赤红。风尚创新强国力,人思奉献重英雄。歌诗最合当今世,我辈登临兴大同。

开国大典

纪少华

雄鸡一唱染霞天,开启共和新纪年。西柏留言言在耳,东方拓路路无边。千山遍洒英雄血,万水长歌壮志篇。景仰丰碑情烈烈,而今逐梦奋争先。

满江红·国歌

苏开元

义勇庄严,唤奋起、醒狮浴血。澎湃里、欺凌屈辱,正翻新页。悲壮激扬沧海水,牺牲感动关山月。救危亡、唱猎猎红旗,挥城阙。征邪恶,雄兵烈。理兴废,民心切。又赋新旋律,英姿谁遏?七十复兴惊世举,百年夙愿宏图烨。再长歌、励改革鹏程,从头越。



舞乐同欢 (中国画) 白璁

“豆腐干”,曾有“总编辑直属记者”的雅号。笔名“吾三省”的陈先生是报社公认的“活词典”。在80岁前后,他耗时三年,策划并完成《夜光杯文粹》第一辑选编工作,拿到新书样本时,他觉得如释重负,庆幸“在这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的日子里,居然还为报社办成了这么一件不大不小的实事”,并无他求。

说来有意思,我的同学也许正因为名字叫国庆,因此沾上了不少幸福的味儿。学校要评选三好学生了,我们就跟事先说好了似的会投苗国庆的票。苗国庆初中毕业了,正赶上县入武部征兵,很多适龄青年想要到军营里接受锻炼都没成。苗国庆呢?社员一致推荐他入伍。初中毕业的苗国庆很快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。成为军人后,他没有沾沾自喜,骄傲自满,而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。干饲养员不怕苦不怕累;干炊事员,起得早睡得晚,时时处处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——“国庆”来鞭策自己。五年后,苗国庆成了一名连级干部,更是以自个儿名叫“国庆”而感到骄傲,作为同学的他我们也为他自豪。

从小到大,与叫“国庆”的朋友有过许多有趣的交集。

十日谈

我的名字叫国庆 责编:史佳林